

曾文正公全集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

序跋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政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於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代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和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畏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祇悔，元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屨，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

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斃，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數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鏗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撮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名家。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東周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歧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盜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割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事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陟，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

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士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勿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其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以是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

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闔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此以知功臣受封，裨於祖考矣。何

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崩曠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超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曠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之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勿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第，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歎。歎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以上談論六家要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四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困屨鄱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攻管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選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遺令選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選有志作史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以上與靈遂言春秋治人輔禮敬之不及靈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盛德，不載，滅功成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依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

契作商，爰反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國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鏹，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政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蠶，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紀。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創譜記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

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鬮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嚮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禪，乃應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粵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般之季世，粥子牒之，用熊度釋，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旣赦鄭作，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

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電鱗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廢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執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降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斯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粟姬俱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旋，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士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甯，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

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匡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俱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稷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成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執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壓，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樽里甘茂之策，作樽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催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絀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惟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